

愁念憤之情蓋知浮生不久求於無生者也予嘗慕之及辭榮而歸道遂隱者行且歌曰朝陽之暖觸石生雲初為髣髴已而縹緲隨風而出蕩漾無垠俄變化以歸盡香不知其所存伊仕者之利祿忘其勞而駿奔忽慕景之見迫向大限分遂巡將投足於幽趣為異類兮芸芸予聞之世也駐車而留聽少焉憑軾以敬禮終乃下車而泣謝謂之曰適聆妙理深契愚衷願惠格言以度殘喘乃於通衢百拜而力懇之行歌子仰天而嘆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大聖古皇先生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亡證無量壽果終於彼岸則可成正覺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可為神仙予授教焉於此塵緣既畢百慮頓灰時丁灝秋會集親友留頌而逝頌曰秋風瑟瑟秋月白白吾得之真知身是客

君山第二十

君山一境最清幽 鶴馭徊翔為少留
湖景昏明從晝夜 林光疎密任春秋

無身不願千年藥 有道誰貪百里侯
極目煙波供受用 飽聽欸乃看夷猶
予既遷化將往西方適至洞庭君山之上愛其勝境因少留焉予時上無君相臨制之威下無血屬係累之念超然物外獨往獨來水光山色四時可愛吟風嘯月此樂何窮追思前事殆一夢耳方且仙遊勝侶朝夕往還不聞塵境之勞生但見洞天之真迹久之有二青童自天而下敬宣帝旨以予為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一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二

騰八

感生第二十一

神識君山歲月遙 洞天深遠絕塵囂
偶嗟涕泣無從出 已覺悲魂不可招
奪舍投胎緣未足 拖泥帶水恨難消

玉壺不肯藏春住 漏泄陽和見柳條

予在君山久矣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岸到羊驪酒呼號而祭者甚盛哀婉清切予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年三十餘體有金光三盃而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癘家鄉萬里旅櫬言歸日月不居行將卒哭重念家無兼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此朕若山川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今臨薦有期為垂陰祐使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不保猶無憾焉予在雲路中不勝其悲涕泗從出忽身墮婦懷惘然無覺久之聞人語曰是兒是兒子開目視之身在浴盆中蓋已生矣

奉先第二十二

厲王監謗衆心離 先子虛言履福機

流頰早知將易位 逆鱗悔不聽防微

錄孤聖澤曾無間 美豔英寬更有輝

徑陟諫垣承世職 人言有子可傳衣

皇考諱無忌歸葬河朔母黃氏慈祥明辯篤

于敬訓凡乳哺偃息寤歌之次必以詩書言

語誘習鄰兒與予嬉戲則以泥土繒帛結束

設像以為古人稱揚故事或為君臣朝會或

為父子告戒或為師徒訓勵或為朋友接陪

每事指陳俾予曉習世故十歲使就外學名

予曰忠嗣追先志也既長而冠王父平子字

予曰仲母氏嚴三加之禮西序答拜因泣謂

予曰爾父曩事厲王為保氏掌諫王怒而王

性多忌恥聞其過諫者必誅久之至於監謗

罪死者衆道路相語以日人不堪命百姓解

怨乃以疏告王願王改行除誹謗之令以通

下情王不聽於是流於番禺既而不祿天下

寃之今王仁政詔先朝臣子死以非辜者咸

錄其後汝其往哉予乃詣京師登肺石以自

明有詔追復皇考官諡之曰獻法曰忠必告

上曰獻仍以予為保氏奉先臣之職宣王之
時也

孝友第二十三

長兄不幸身無後 同氣由來本一枝

母氏悲傷情有感 林陽立繼理為宜

北堂既慰慈親念 幽壤終為死者知

喪禮盡於王父母 揚名孝友顯當時

予兄允思不幸早世弗及見之子年既壯有

二子長曰然明次曰林陽林陽早惠見憐於

曾大父長至之前夕家廟祭奠于母哭之哀

言亡兄絕世于請以林陽繼之俾承其後以

慰母心王母趙氏八十而終王父以哀廢食

真亦不起予以孫承子服斬衰三年哀毀盡

禮閔于中外時以孝友稱于宇而不名

沔水第二十四

猗歟吉甫氣飄飄 勳望才猷冠聖朝

經武縟文心固美 征西伐北地方遙

鎬京飛語興讒謗 沔水聲詩託諷諍

君宰相歡功烈盛 賴于忠諫息言妖

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縉紳所慕國家

中更版蕩四夷交侵及王即位北伐西征以

復文武之境吉甫任專鉞之命惟子與王居

吉甫居多略而忽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

者於是讒譖迭興王亦未免於疑方其在京

有飛語聞上予為多方解釋意猶未明予為

歌沔水之什王聽之洎吉甫歸功烈既成君

宰朕國中興之績視之康高宗為優焉

白駒第二十五

聖慮憂勤既有初 一朝德色沮嘉謨

賢才遞去嗟黃髮 詩什形容詠白駒

東帛自茲通下國 羣英俄復集東都

皇家招隱興王化 良自忠言勸用儒

王以大業克濟普章莫恩陞予為大夫于時

四方無虞玉心少怠一日師氏韋仲將 詠章

方上天威肅震冥章于理於是道德之士老

成之人有翻然而去者予心憂焉乃作白駒

之詩以為讖刺勸王留意賢才寬容受諫使

在位者無去志已去者冀其來歸隱迹者期

於願任詩聞於上上意感焉於是詔告在外

貴躬悔過復舊之職束帛弓旌日遣無虛未

幾清議歸美士風藹盛天下復見成康之化矣

吳錕第二十六

先君歆恨在黃泉 在禮難家不共天 已死風成無所及 後人溫叔乃為賢

只知所舉惟才日 豈憶無辜被謫年 上亦昭情知此事 何妨中外任喧傳

先人之死蓋出於南風成之諧朝之所悉知 終天之痛予亦未忘風成死久矣有子名溫 叔有才而賢嘗以國子隸業於常師氏予以

尚書謂予曰風成之子好學無詖語言可法

容止可則當今貴遊子弟中未有也天道難 知不意風成青蠅之行有子如此蓋嘗錄生 舜禹之比他日必為大器予雖有不共戴天 之際而聞其善行心嘗悅之予既升大夫保

氏闕人詔許舉所知以自代予薦溫叔王聽 之卒善其職

恤孤第二十七

壽夭前途不易知 仲將方艾遠傾危 一身永逝嗟無及 五女皆孤益可悲

納采問名如父在 執羔奠薦及婚期

死生不變論交日 泉下幽魂亦展眉

師氏常仲將與予為聯事相知且久一日宮 車風駕出于虎門仲將欲有所陳既前而却 恣僮于地衛士掖而起之壹已奄奄矣歸而

告祖肅氏無子唯女五人長者以寡而歸宗 次者及笄而未聘幼者已十五常以忤於王 暴幸禁中既無卹典五女何依予為備禮而

嫁三人其二幼者寄養于司諫高之量家俟 其長也納為然明林陽之婦

慈訓第二十八

守志當年正妙齡 期願身目尚惺惺

緣深不感旁門法 心著常持內觀經

花落花開根永在 月圓月缺體空靈

臨終切切垂慈訓 證位仙階達杳冥

母氏早年守寡事壽百歲而視聽不衰蓋由 平日常持內觀經細繹慈義晚有所得一日

予方朝退趨而過庭呼予而坐兩孫侍立喟 然歎息曰吾與汝因緣相際得為母子汝且

華顛吾老可知矣我念人之在世生滅無定

暫來選去如虧盈月如開謝花今世之生乃

前世之死前若無死今何以生今身之死不

明後日之生豈係若解知身是妄直須謹守 真常但能性定命堅所謂曠劫不壞有修行 者超升上境無惡業者不失人身忍於夢幻

之中莫結冤讎之累吾將永逝勿用深悲臨 別之言切須專聽語畢儼然隱几而逝後再 以童女得道乃生天上是為妙慧真人

盡忠第二十九

齊哀變禮從王事 為感君恩念舊臣

切諫區區還不聽 忠懷歷歷竟虛陳

青宮本乏元良德 白首羞為諂媚人

盡節龍泉吾不恨 尚憂周道寔沉淪

予有齊象之憂上旨奪情辭者再三不得已 而從事禮之變也玉即位之久俸於政事一

一勤舊如尹吉甫君穆公南仲方叔或以病 廢或以物故惟予為老臣上初以官溷為大

子予力諫之不能移其愛卒立之及王棄社 稷嗣王親政淫醜暴虐予又諫之王以予恃

先朝之舊且憾前疏怒形于色予乞骸家居

一日有使賜酒予拜受之飲畢有後命子雖盡忠於國初不以一死亂吾之真然尚憂周道不振有失文武之基緒爾

棲真第三十

再出頭來事愈多 幾回歡笑幾悲詞

忠誠憂國嗟無及 直語達嗔可奈何

遠望松楸增白髮 悔貪祿廩受丹科

雪山一境非塵世 來此棲真得也麼

予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不用又獲罪焉竟無所歸情猶不已哭于宮闈者三日

玉聞之以予為好乃命庭氏率其屬以弓矢望聲而射之予無身矣射予何為於是望

故家而覲甚辭王國以遠遊一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蜀之西陸有山名飛越子以先世

生於吳會與越為鄰俯而察之名同俗異又望西極一山高廣殆百餘里感暑之時積雪

凝寒非塵境也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往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得道又西極真人

久住于此因而證果大夫仙風凜然曷留于此子聽而止為無幾帝有旨以予為雪山大

五

山王第三十一

北連京鎮千餘里 西望岷峨萬點山

榮辱已拋羅網外 是非不到水雲間

力誅白虎遺星石 臣鎮青龍瑩月環

南面稱王朝百里 有賴帝旨為重頒

予方留雪山而被大仙之命旋有旨以蜀門

旺化乃反鶴馭而來東北見萬峯青翠絕境

可愛久之山神公元長等五人來謁予曰某

等職隸于斯近見真官神鋒峻嚴自有光芒

響效之音震響巖谷豈天人乎此間自武王

伐紂徹盧彭濮諸國之長佐蜀君主大軍北

向寔經于此遠今三百餘年路僻人稀未有

貴顯者來真官勢焰如此幸示其來予告之

實山神曰某等亦散人間遊於斯者也此山

隸蜀帝所治名之曰劍嶺其勢北距終南西

接岷峨南通邛笮東挹巴蜀廣袤周市殆千

餘里此山為要地也自山王白峯圭託孕為

蜀王太子且百年矣居未有王真官既聖人之

商清明在躬積德累行忠孝金節神遊於

此行藏有數宜少休焉兼劍嶺之下近有白

額大獸千餘歲矣負此山隅以人為食真官

既嘗為天子大臣則山川之神皆嘗所治者

又玉音來此自可號召羣靈呼吸變化役遣

幽陰驅除此虎亦助天好生之事也予信之

乃矯宣帝旨召集千里之內山川鬼神咸來

聽命謂之曰帝有玉旨以白虎害人命吾為

此山王重爾眾靈誅滅之用命者世享血食

否則天有成刑眾曰唯謹聽令予乃仰觀周

覽現相變化自見身與山等拔一孤竹叱化

長劍屏騎號風雨師清道揮刃一呼響振山

谷虎亦怒氣成雲自光出電跳累及復吾身

當之東力併前斃於刃下又於血汗中獲一

圓石狀如墜星公元長識之曰此虎威也予

佩之百神攝畏功成因奏帝先陳禱詔之愆

次及均功之語帝因以予為蜀北門山王

刑賞第三十二

幽明政治雖殊異 平直存心理則同

孫祿論冤堪雪恥 宜肩力孝未酬功

嚴刑不恤窮魚背 保泰終期徵帝聰

小大神靈皆敬畏 清明天地蕩皇風

予既即真為諸山之王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祥功過皆得預聞而平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部民孫滌女方婚之夕魚生沈慕因拘其鬼而亂之為隣封白池龍神所察予疏之與女俱訊既伏其辜歸其鬼女乃甦鞭魚生背三百點其職山下有故孝子吳宜肩背為父疾刺血寫榜伽經四卷壽終五年未有所受予為保奏以代魚生帝報曰可自是小大之神咸知敬仰焉

存褒第三十三

褒侯以女媀幽王 王寵褒考壞紀綱 黜子屏妻天所厭 誅良虐善鬼為殃 岳靈遷怒情雖快 褒國平民理可傷 奏達上穹符允報 道黎仁壽遂延長 幽王始娶申侯之女為后賢而有子宜曰嫡且長仁孝之風見於岐嶷及褒侯以媀遂逐寵媀而疏后尋以媀有子乃廢申后以媀代之媀生子王名之曰伯服意謂伯者上無長也服者天下咸服也於是遂宜曰立伯服為

太子大臣諫者九人悉族之穢聞於上帝俾

西嶽為孽以警於王山川鬼神從而不要三川皆震山推水壅勢皆逆流穢神者蓋白帝白拓矩之降靈也從而遷怒移檄漢沔褒斜山神欲埋褒邑褒與蜀接壤予訝其太甚即上奏言褒侯固不足卹國人何辜請赦之有旨言金天之神擅檄所治薄責之褒邑之民免於埋壓厥後犬戎伐周棄漢沔褒邑之地於蜀皆帝意也

回風第三十四

惡人行惡自招凶 孝子嚴親意不同 為食成僻情已甚 回風反火勢方雄 滿懷俠氣猶能吐 刮面狂飈訝自攻 留與世人為鑒戒 要知聰直現神通 劔嶺之南民李轅孝於母薄暮有客投之轅方烹雞具食客以為相館喜形色言少頃食至乃脫粟飯也客不舉也轅曰家有老母病起思肉適之司晨不及供客矣客報然揚袂而起曰汝以予為未嘗食肉耶不揖而出夜闌上風縱火以燼其居時方歲寒草木黃落

煙焰連勃勢不可嚮轅負母而出向天呼號

吾適遊其上大不平之因吹氣成風使虐焰自反客執燧猶在手燦其眉鬚欲走而迷顯什火中僅脫其命訊之則曰某俠士蒲光度也今夏緣都人士女浣花嬉遊有友因醉而觸良家為人所辱瀕死某以解紛之故投入水中幾欲不救訴於有司於是亡命周流半載昨實饑甚心怨於子方藝草時如有人叱之火及子家而為風所憐今即死矣不作無名鬼因告之語畢而殞

明冤第三十五

須知人命重於山 莫把疑刑作等閑 毛氏喪身尤未雪 良能監死豈容還 騰冤附體明冤獄 執賊求情伏巨姦 義激一言其利博 享人血食免慙顏 踰劔之北三百里龜山之下民何志清有男無方娶魚山侯釜之女逾年釜得疾勢惡女告於姑請以歸寧許之與其夫偕往至中途記憶奩篋中有黃銀耳墻二垂欲持以隨備父急難行遠而忘之欲歸以復取則日西矣

俄無方之弟良能踵後而呼勞耳璫至日學
有不豫遣我呼兄且令附嫂所忘之物兄嫂
至烟家則兄可先歸婆已顯望矣無方曰弟
與嫂行香將歸以省母氏無方既別移時候
氏悔曰妾家不十里可到無勞叔相從也良
能信之遂與嫂別既還而夜深翌日候訝其
女已約而來遲遣人逆于路乃見女死而無
首蓋疾革而亡其家告於所治何氏以幼子
而鞠之月餘獄成良能自誣別兄之後邊嫂
以非禮不從而殺之其首不存殆為虎豹食
之矣將就戮良能怨泣龜山之神義敏來告
于察之得實蓋有強賊牛資妻毛氏有所忤
資路逢侯劫而逼之取侯之衣與毛相易毛
與侯年相若也泉毛之首携侯以歸于為追
毛之魂附資之體藉資之口吐毛之詞自陳
而得實資赴於理女歸於侯良能免焉

其邑第三十六

合靈最貴莫過人 不易修持得此身
既會胞胎當愛護 却緣衣食使沉淪
伊予幼幼情何異 天地生生本自均

從此一方風俗變 劉蘭函慶免傷神
棚北里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直饒
地濟人貧編戶有子甲則蓄之乙則或否至
于丙丁則不舉矣蓋蓄於衣食以便目前而
不恤其後也張千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

八十餘家按田之日即有約舊有男子力能
耕穫者留之厥後所生斷不容留率以為常
十十有二子長者有廢疾不任事次子三歲
有潮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
十日不解掌告於予請救之予從焉詢其所
以致殃之田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
奇冥漠無歸共為崇焉予夢其妻李氏且言
之故李氏雖言之十十不悔予乃遣功曹荀
明傳予之言使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吾
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貧人之力惡人
之冗食以耗其教今四十餘命迫於汝子行
且死矣十十自怨自艾叩頭出血請命於予
予為戒之使改其行十十從之其子乃安自
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徐弱第三十七

秋雨霖霖久不休 三江相合勢洶流
鏡潭壅溢深無極 城雉傾摧急可憂
白馬道黎誠善俗 黃高仁政乃賢侯
栢堅一喝波濤息 誰謂驚濤敢敗舟
白馬之邑有民八百餘所都當三江之口秋
雨霖霖三月不止東北二谷與江俱漲咽於
靈崑峽口卒不能泄波濤泓浸居民昏墊有
魚腹之憂邑神栢堅來告曰白馬小邑舊為
民屬今附庸於蜀邑侯黃高仁而愛人乃者
天作霖雨害其染盛三江環合邑人之命不
保予以封疆所治與堅俱行既至則水勢壅
溢比常十倍民人擾擾若蟻移穴城雉所存
十有五六幼者携持而不達老者棄置而待
斃予心閱焉於是以栢堅傳帝旨教水潤下
俾安故流今所謂喝河神者是也自是一邑
之人數千之命免於沉溺之患矣

兩毅第三十八

人言陰德如何種 舉事先存為眾心
許氏賑飢將竭產 羅家閉糶不容針
積而能散天之道 富乃成貧鬼所侵

一死一榮瑞有謂 蒼蒼造化意何深

巴西大邑富者百有一二貧者力作度日蜀帝初立歲大荒歎帝雖奉養菲薄勤心為民而德馨未著餘殃未棄巴西之民死於阻飢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糶而義士許容竭

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日炷香祈天請祐邑靈和來孫以告予奏上帝有旨取羅密所蓄之穀凡五千斛兩之予乃救諭風師發羅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兩各以色聚徧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飯羅之蓄燕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蜀帝以容為邑佐密聞之自縊

曲雨第三十九

直郊之北巴江西 中有龍山險可躋 民質素來全孝敬 歲荒久已望雲霓

曲施嘉澤成秋實 免使遺黎病夏畦 自此遷居來者衆 老人扶掖幼提携

直邑之北巴江之西有龍山為龍山之下所居民三百戶許番帝之初全蜀亢旱邑神蘇公長不忍遺黎死於歲凶引咎自責曰臣所

部民少壯力作老者休息非不孝也征徭不譚未嘗敢怨非不忠也春耕夏種冬祭天地非不敬也視田之美畫以方隅許為樂盛既有所收不敢先嘗非不順也有民忠孝敬順如此而早暵為災曾不我遺是臣之罪也吾

為達天聽有命許地祇自理予乃併苴饒之工借巴江之水曲施雨澤三日而止一有秋邑人名鄉曰嘉澤他居有遷來者漸眾矣

須臾第四十

孝婦幼勞為養姑 水清一志念元夫

鉛華不御從人許 針指為生乃自娛

禮葬哀深方復祭 愚民白晝輒穿齋 不惟正節蒙神祐 兼示貪殘被鬼誅

漢水之源孝婦曰楊觀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世觀中矢言不復他適及

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媿灼日至觀中曰人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貧素方丁大禍今好運之心不已意者以妾年齒未衰氣

血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為速爾妾豈忍棄臨年之姑志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

小巧素所不汙為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甚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華以婦功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賊乘其出踰垣啟輪盡携所藏觀中未知

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生欲治之適會予來褒中就以此報予遣陰兵三十人執賊于市舉揚所竊歷告于人曰此節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向口自縊十指盡而死

北郭第四十一

人之嗣續貴非輕 只在心田種果成

欲速區區還是拙 招尤累累豈能平

裁培庠木姑為翁 周卹孤窮俾用情 貢子承家號神保 乃知報應自分明

蜀都北郭民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出又取本宗之子以為繼紹然資性險急妾媵小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之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為計愈疎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

大設供具延請摩望現祝巫訝月餘不已予因化一居士語之曰栽植桃李既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別其枝葉以冀速長復移其處加以糞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莖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凋茂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智乎曰不可予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汝心身改汝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畜者留之不可者嫁之宗人子既捨所生呼汝為父堅汝初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勿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之急周人之窮恤人之孤一志行此聽命于天若此三年當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尚忠信之以為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為娶婦指授別業使為久計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內果獲貴嗣名曰神保長而克家焉

返火第四十二

兄弟從來本一支 如何鄰壤便相關
直侯邀利情難測 蜀主淳宗自不疑

烈焰巨天方可畏 雄風刮面返遭危
空中明語垂端的 始信神祇不可欺
蜀王魚鳧有弟段萌封之子直是為直侯久
之直道使求賄蜀王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
庫火勢孔熾予聞之命風師送大明言直之
無道須更直之行人皆死於火自是直蜀文
攻者三年竟不勝蜀

平直第四十三

直侯立國號段萌 不念魚鳧是弟兄
戈甲相侵民橫死 封疆密通氣虛爭
更因信使談形勢 現出神兵示重輕
段邑一朝心伏羲 免教塗炭及黎氓
直蜀既交惡于戈相爭者久矣蜀王狀之遣
莊蘇議平直侯不聽莊蘇因言蜀之兵衆手
指西隅子因現神兵而警之直疑其龍衣已遂
乞盟焉使者言之于王王為子立廟於都之
社

費丁第四十四

生前直道雖罹禍 身後遺靈恥括囊
君寵五丁忘武備 予方三狄抗封章

只知運土增妃墓 不信談兵拒敵讎
謂我妖言何足較 從而毀廟又奚傷
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色美而豔蜀中所無有
聞於王開明尚王見而悅之納以為妃無幾
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
長人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故買武都
山土增壘之不日墓與山齊王名之曰武楷
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既而王親信之寵用之
日侍左右曾不暫捨王亦多力恃勇既得五
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戰奔走可以敵車騎
於是不修邊備至撤亭障罷烽燧予既為之
神享其血食且穰秦接境慮有不測乃化一
文士自稱北都張生叩闕上書其畧曰臣聞
尊德者昌尊力者亡昔者堯舜禹湯之治天
下在廷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為尊者但
匹夫之勇不可以為恃絕人之伎不足以成
敵飛廉惡來無救於商辛羿射羿舟竟死於
非命近世三狄長大多力卒加誅勦今邊隅
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為任士以其
身相長大而賢之乃不修武備臣以謂費氏

102 A 正 34

之力一可當十以至百人為敵力無宛矣若以置諸臺卓列為僕御俾其保股肱執射馭奔走從事則可若以為折衝鄰國則不可要其所比不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臣願謹先王之慶基嚴疆秦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施三軍之令王不悅曰汝諫吾謹武備而請吾養材士是欲獵而廢鷹鷂也而廢犬也子力辯之時五丁在前怙王之寵欲求見辱子乃隱而不見五丁以子為妖又曰此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毀子廟貌子亦不較焉。

石牛第四十五

巴蜀相攻蜀富強 秦人貪蜀乃思量
非干孝惠興謀善 自是開明用意荒
鑿石為牛山下立 鎔金作犍尾邊燕
好財不聽忠臣諫 鑿路興兵致後殃
同室寢微諸侯互相侵伐巴蜀交隣秦與蜀
鄰惠王用司馬錯計啓謀吞蜀而蜀道險甚
行兵無路乃於秦蜀之境鑄石為牛形製既
大置於草中又鎔黃金為餅置之尾下如此
者五所陰使人伺之月餘金餅為人取去旋

復置之所取既頻蜀王知之使人臨蒞之數月得金千餘斤乃命五丁開鑿險路與兵五千車挽石牛以歸方發兵日子復化形為儒者以仲子子長為名詣闕請見子乃上疏言開路非便獲金非利王笑謂子曰天不受道地不受寶吾以社稷之靈石牛黃金自入吾境黃金至寶也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寬民先生疑鄰國之詐誠過計焉豈有捐金數千而設詐乎先生少遲之石牛行且至矣子仰天而呼潸然出涕王以子為不祥左右掖子出子從而隱焉。

五婦第四十六

秦人貪蜀志并吞 險路開成入蜀門
尚恐石牛彰詐計 更將宗女許新婚
不思大國難為偶 將謂誠心有所存
通耳固知辭枉費 忍持緘默負君恩
石牛既歸秦王曰此用之開路則可矣若牛歸而無金則吾計敗矣乃復遣人與蜀約婚曰秦與蜀鄰親仁而善鄰理之常也吾有宗女五人請嫁蜀王王其納之蜀王大悅子聞

之嘆曰彼強國也此物矣宜至哉王乃遣五丁迎秦女於境上王方日備千乘候于北郊以同音容子乃於衛士中現儒生相自諫上疏諫之王怒曰汝非北郭多口張仲子乎諫言見侮者三矣救左右兵之子乃現忿怒之相衛士驚潰子獲免焉。

顯靈第四十七

忠懷不忍秦侵蜀 力諫吾君反被嫌
怒相本期鄰敵畏 大身俄為玉音潛
路迂七曲行方徹 山壓羣靈命盡殲
從此一隅知敬仰 劍南聲勢已交交
五丁既迎秦女以歸蜀人萬眾小大歡悅蓋昧於禍機以非為是以弔為慶眾人之常見也子乃於劍嶺之陽化大身相橫截於路意謂秦女畏駭可以回轅秦蜀之人觀者駭異或於說中聽有玉音若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與蜀王是也天之所興不可以廢秦王是也子誠忠矣如天命何子乃收縮會五丁識之曰此必吾北郭神張仲子也子將搏而食之萬眾呼聲震動山川五丁逐子子乃經山

腹行路成七曲將入洞穴為丁所及持子甚急子不得已化身百倍任其搗搗尋以首穿山頂回光反顧以震盪之山隨身動五丁與秦女俱至崑下山推勢迅於是五丁五婦皆陸沉焉爾後蜀并於秦吾亦無憾

大丹第四十八

老氏中原狀甲兵 西拜甘作化胡行雲間車騎排千里 所在神祇送十程殺命心公寬自釋 吞丹志一體斯輕乾方不是潛身處 却住坤陽慰衆情

子以蜀亡社稷變置百靈廢祀血食無歸神遊崑峒聊以休息忽雲衢中旌幢車騎過者三日山靈相謂曰景象如此殆有聖賢經過已而老氏將左右二真人自東而西子列拜于西嶽所部諸地祇中西嶽有令諸地祇皆拜送十程子在翼護數一日請問懇于老氏具陳往昔在蜀功過老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爾既公於心三諫於蜀爾之功也五丁五婦雖死於汝以公存心亦非過也既有功於蜀今國號雖秦而并邑仍蜀也爾宜永享

蜀祀以慰斯民乃命徐甲取囊中藥一粒投子曰此大丹也汝宜餌之大者與道合真丹者與心為一爾後五通具足非汝夙昔之比中原擾擾吾甚厭之今將入西域行化三百年後西方之教法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之予敬受焉

巴都第四十九

大凡臨事莫欺心 心鏡纔昏禍即使巧計受珠誇倖械 厲聲沈獄逞胸襟鞭笞二百難輕恕 受痛三旬可自斟

廟貌焚修非所望 祇將直道報知音秦既并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都為郡久之巴都守相伊庭儀以太守疾攝事郡民張威家奴萬真投井而死獄威月餘威不任筆楚証服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真先有所犯威嘗提之不二日真竊其資欲逃他所為威所覺真應度不免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也獄成威之子聞之以大珠百枚遣人獻於庭儀庭儀謂用事者曰汝醫者別日但以小篋作風藥來雖在客前無愧也

其家甚喜至日候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具酒有醫者至且延之坐末酒三行醫起以獻藥為言伊受之方入中雷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謗議命出之封捉如故伊復命醫者開篋取藥猶恐事泄分獻眾客翌日以威之欺伏事卒陷大辟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冤曰遂有神靈察此冤抑否子見之夜

迎庭儀及威之父子醫者竟爽訴之得情庭儀曰珠寶某取之篋中之藥乃素所備者珠方入而易之既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敢易其欺子命鞭庭儀背二百明日所訊之人寤言皆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復發於背號呼月餘乃死威之家為子立廟一郡之人從而見敬

娑婆第五十

人之生子要專親 自幼幼勞育汝身冒姓固知羞所問 所生寧可棄其貧官中被罰情難忍 夢裏遭笞痛亦均一旦冤人成父子 鄉邦風俗可還淳巴蜀二郡之境有山曰娑婆山神轅安行來

至巴郡渝水之上見予曰某之所治居民勤而信孝於祖禰敬於鬼神事無大小占之龜筮云吉乃敢行焉山王嘗總蜀神今巴蜀黔漢列為四郡秦人視之一樂為蜀某之所治王曷臨之予以非公事不欲輕往一日安行又至曰某之治有民周符本袁氏子某之族也去車從袁俗省之也符之生日時皆惡乃祖忌之命勿舉其父平叔不忍棄乳養于外三歲正旦拜諸孫中翁乃大怒詬其子曰汝欲以此命凶之子殺我耶平叔提携而出適友人周寧之相遇於途且告之故寧之曰我未有後人今請養之他日吾室有所出則還君之姓平叔與之自後周日益富表以家編連綿貧甚及周有子而前約不復講矣寧之既亡平叔時往訪符或告之急則亦相濟至于數四平叔私許以為符實已子且嘗念我乘間為符言其始末會符之弟來適聞平叔之語叱平叔出明日投牒於官以平叔之言不直官之平叔姓香子頂以告於安行且言子敢告父安行知其詳念非符本心未有所

裁王為決之子乃與安行偕往夜夢於符見已之初生及王父不舉之語及乃親乳養之事夢未畢哭而起欲自決又以形於公牘牽制於弟隱忍間予復夢中責其不即聽從誓之百下符既覺達旦不寐明日拜于袁氏之門謂平叔曰符不早悟為大人遺體令神來見責甚我幾死今悔矣且周氏自有子可承祭祀符已不願預其家產唯吾父之從鄉人知之以符為賢周之子蓋乃分家賞與符任其歸宗袁之夫婦老且有託焉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二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三

戒龍第五十一

勝九

周既為秦九鼎遷諸龍聽命海神前輒因事道宣餘忿不顧殃民有重愆指石為盟心可信仰天設誓語無偏從茲岸耕桑者無復橫流浸漬年青衣之水自西而東與岷江相會秦既并周九鼎西遷諸山之祇會于嶽靈諸川之龍朝于海若所以聽革命而效靈社也二龍俱東相值于江合之中流爭先以行氣不相下闕於江洲二水俱壅波濤橫湧民居其許者千有餘家一日浸漬奔避無及怨苦之聲達于回境予適見之先遣陰兵萬眾障其狂波于造水中解紛謂之曰維新之命易我舊德餘忿不忘百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卑道而開禍及居人向非吾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孑遺矣且上帝好生後悔何及二龍曰敬受教令既違俱行且約歸而成之及朝宗回日子與之尸事仰天設誓指東西二大石叱之使起須臾兩石峙而立予復戒之曰二江之